元始天尊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祔憲題

張祔憲印 咫進齋

後魏

上谷公紇羅 孚建子題 題子悉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建德公嬰文 貞定侯隆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王呂
高涼王孤 子斤 斤子真樂 真樂子禮
禮子那 那子紇 紇子大曹

大曹從兄子洪威　禮弟陵　陵子璩
璩子鸞　鸞子大器　孤孫度
度子乙斤　乙斤子平　平子蓁
蓁子子華　子華弟子思　蓁弟珍
平弟長生　長生子天穆
天穆子儼

西河公敦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子烏真　烏真子興都　興都子丕

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子陵　陵弟蘭
蘭子恣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子勔　勔子磨渾
昭成九子

寔君

秦王翰子衛王儀　儀子纂　纂弟良
良弟紹　紹子懋　懋子瑞
儀弟烈　烈子道　道子子洛
洛子乞　乞子晏　晏子素　素子陵
陵弟陪斤　陪斤弟忠　忠子盛
盛弟秉　秉子昱
忠弟德　德子暉
壽鳩子常山王遵　遵子素　素子陵
陵弟陪斤　陪斤子昭
昭子玄　昭弟紹
盛子懋　懋子瑞
盛弟秉　秉子昱
忠弟德　德子暉
悝子嶷　悝弟暉　暉子弼
弼弟子卞　將德弟贊　贊弟淑

淑子季海　季海子亨

紇根子陳留王慶子悅　悅弟崇　崇子建
建子璨　璨子翌

翌子暉　暉子肅　肅弟仁器
建弟子祚　慶兄顗　顗子崙

地干子毗陵王順

力眞子遼西公意烈子拔干
意烈弟勃　拔干魯孫洪超
粟弟渾　勃子粟
渾弟庫汗

窪咄

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　熙子虔孫世遵

佗孫法壽　法壽弟法僧

河南王曜　曜子提　提子和　和弟隆

河間王脩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　連子纘　纘子叉

渾子雲　雲子根　根子纘　纘子叉

京兆王黎　黎子吐　吐根子纘　纘子叉
叉弟爽　爽弟蠻　蠻弟羅
羅弟夙　夙子舒　舒子善住　善住子羅
蠻弟羅侯

明元六王

樂平戾王丕 子技
安定殤王彌
樂安王範 子良
永昌王健 子仁
建寧王崇 子麗
新興王俊
太武五王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 子道符

臨淮宣王譚 子提 提子昌
昌弟孚 昌子十餘 或弟孝友
孚子端
廣平簡王建 子嘉 嘉子深
深子湛 湛弟順 順弟衍 衍子暢
湛子法輪 湛弟謐 暢弟融
南安隱王余
景穆十二王
陽平幽王新成 子暢 暢子敏
衍弟欽 欽子孝
京兆康王子推 子太興 太興孫悰
太興子仲景

仲景弟退　退子冲
太興弟遥　遥弟恒

濟陰惠王小新成　蘩弟偃　偃子蘩　蘩子弼　弼子暉業　暉業弟昭業
偃弟麗　麗子誕　誕子撫
顯和

汝陰靈王天賜子逞　逞子慶和
脩義子均　均子則　則子文都
則弟矩　矩弟雅　雅弟襲
逞弟況　況弟脩義

樂良厲王萬壽子樂平　樂平子長命
長命子忠
廣平殤王洛侯

任城康王雲子澄　澄子彝　彝庶兄順
順子朗　順弟紀
澄弟嵩
嵩子世儁

南安惠王楨子英　英子默
默子景　英弟柏
始子長廣王暉　暉子鸞
鸞子徽

章武敬王太洛繼子彬
彬子融
融子朗是爲後廢帝

城陽康王長壽子燮
燮子譽　譽子景晷
景山子成壽
燮弟顧平

樂陵康王胡兒子恩
恩子超　超子璬
璬子景山

文成五王

安樂厲王長樂監子詮子鑒第斌之

廣川莊王略子諧

齊郡順王簡子祐

河間孝王若繼子璟

安豐匡王猛子延明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子通　翼昌　轟樹坦

趙郡靈王幹子謐　謐凡讓

廣陵慧王羽子恭是爲節閔帝　譚第譚　譚第讜

高陽文穆王雍子泰子斌

彭城武宣王勰子劭子韶　劭第收是爲孝莊帝

北海王詳子顯第頊

孝文六王

廢太子庶人恂

京兆王愉子寶月寶炬是爲文帝

清河文獻王懌子亶子善見是爲孝靜帝

廣平文穆王懷子誨第三子脩是爲孝武帝

汝南文宣王悦子領

皇子恍

後魏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詞推道武爲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爲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子悉襲降爵爲襄城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貞定侯陸並仕太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又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道武之

警於柏肆也并州守將封寶真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厚風化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徵至賜死郁少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以免後復謀殺渾為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勳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亮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亦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命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

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傻人導從出游六修望見以爲
穆帝謁伏路左及至知爲比延憨怒而去穆帝怒伐之
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易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
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聞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吕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
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吕
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
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

之前元年國有内難昭成爲任子於襄國後烈帝臨崩
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
果宜立長君次弟孤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寛和柔順於
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昭
成請身爲留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
以與之薨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事在
寔君傳道武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斤子
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王薨子禮
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

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紀紹封薨子大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皆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真樂勳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封洪威恭謙好學爲賴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子瓌位柔遠鎮司馬瓌子鸞字孔雀陽男鸞先與爾朱榮善武泰初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鸞時與榮共登高塚俯而觀之自後彌相結納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殺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鸞獲陰與兆通乃勸帝曰兵君亡國破皆鸞之由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鸞容貌甩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嘗在侍中高岳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鸞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鸞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鸞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與

元瑾謀害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與卿遠隔山岳當爲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紆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容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由是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慶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考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邪果之亂人不自保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遭其倡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

有饋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爾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楊王蕭賢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朝命從之子華性至孝母房氏嘗宴飲親戚家夜還大吐人以爲毒母甚憂懼子華搦其吐盡嗽之母心遂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令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繫以母爲父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鹿鹿踈今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名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察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馬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並從此令惟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

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翻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莞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日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輒復移催主吏忽為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省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卑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凡此深為怪愕循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

式改易高祖舊命即準遠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儀似非穿鑿始知裴王規壞典謨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兆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暇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僚震慄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苟

不付名否藏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
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姜獻伯王元旭等望班王流早
參清官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荀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
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
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垂失宜
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
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
忿遂停元顯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長
弟珍字金省襲封文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
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在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擊將軍率莊士害之後在於尚書左僕射
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
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大尉使勞諸軍路出秀容見
爾朱榮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改授別將赴秀容遂
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帝
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
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關府并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
于修禮等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

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鄴城以拒洛周葛榮
並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君青州北海界
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本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
鎮撫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
未報會臺申次簡所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君前
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
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
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諺榆賊
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

爾朱神武往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
乘虛陷洛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
於河內爾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
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
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爾朱爵位隆極王公以下
每旦盥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忌
於時莊帝以其榮寵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出入大司
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
姪位遇已重天穆或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

莊帝內畏忌之與榮同時見誅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子儼襲爵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勑召詐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每居諸將後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寡雅有將略嘗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襲力絕人隨道武征伐亦屢有功官至鉅鹿太守卒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拜羽林郎中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率元賀等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

餘條命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詔言丕入八議蠲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輦杖于朝進退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醵之際常居坐端必抗首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謙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公尊貴承祖嘗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寵王叡宅故亦為丕造甲第一區又使王叡賜丕金印一紐及丕妻段氏卒賜謚恭妃此皆曲媚權幸所致時論少之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及帝還代詔丕等以遷洛之事令與群臣各陳可否燕州刺史穆罷進曰今北有獯狁南有荊揚西有吐谷渾東有高句驪四方未賓九區未一臣愚以為未可且涿鹿之野黃帝是都古先聖王不必悉居中原也帝曰卿言海宇未混此

論粗可黃帝始居朔易其後亦遷河南卿當未要其終
邪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審定臧否而後行帝曰
昔周公召公卜宅洛邑乃識至兆今無斯人卜亦何益
且卜者所以決疑不疑何卜昔軒轅請卜兆而龜焦以
問天老老以爲善遂用其言終致蕃昌然則至人之量
未然審於龜矣丕等不能復有辯論唯云當稟成筭不
敢有異帝又詔羣臣曰卿等或以朕無爲務徙也王者
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恒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
平文始居東木根山昭成更營君盛樂太祖道武皇帝

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統承基業中原肇成皇宇卿
等當奉先帝令德光述洪規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
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時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
刺史呂受恩等猶固執以爲不便帝皆與之抗議使至屈
服而罷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奏固讓詔
斷表咨即家拜授仍詔留守代郡凡在代之事一以委
之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
絕舊言皆所不願孝文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
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

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駿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樂帝南征丕表乞少留聖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熙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義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於不德令僕以下可赴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以平陽巡省改封丕新興郡公初丕以李沖德望所屬欲託其子超爲超娶其兄女丕前妻子隆同産數人皆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子皆同宅共産父子恩愛有虧爲物議所鄙丕父子俱不樂南遷帝之發平城也太子恂留於舊京及恂將還洛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舉兵斷關隴據涇北時丕以老暮并州鎮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讎心頗然之事發帝幸平城推穆泰等罪而隆超兄弟實參首謀帝令丕隨駕每至測問必令丕坐觀有司奏丕當與其子連坐詔以丕誠黨逆

但先既許以不死之詔聽免死爲民其後妻二子聽隨
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燉煌至時年垂八十猶自
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
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
加焉勑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
丕仕歷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猶心戀京邑而
不能自絶於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
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子隆先以反
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僧邕並以軍功封儁鄉封新

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文成
初襲封淮陵侯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
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孫也少雄桀魁岸太武征赫連昌
太武焉歇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
上馬是日微齊帝幾殆帝又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
聽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城內餘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
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得援齊有

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元騫僞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荷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鼓劒安有洛陽朕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朕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

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核也負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橫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蔽之帝危得免矢中志目因喪一明以忠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會赦免抑買良人爲婢等事明帝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之厥名雖滅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色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爲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志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岐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眞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

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崔逞 子孝芬 孫志 從祖兄子挺 挺子暹 暹子子深 子琛 子瑾 子瑜 子璨 子瑗 子瑒 子瑱 子瑨 子瑗 子瑒 子瑱 子瑨 子瑗 子瑒 子瑱 子

軍暴掠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宏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並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侯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絜墜馬胡執送屈丐屈丐獨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過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為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害磨渾既得出遂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昭成九子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獻明帝次曰秦王翰

次曰閼婆次曰毒鴆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眞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闇殘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將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慶漠北爲高車四面寇抄復慶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辭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獻明皇帝及秦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昔立慕容氏子明當除汝頃年諸子戎服夜持兵仗旋汝所居伺便將發耳時苻洛軍猶在君子津諸皇子夜皆挾仗巡警彷徨廬舍之間寔君偵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於長安西市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眞定侯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

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尅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
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
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劒騎射絕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
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功及帝將圖慕
容垂遣儀觀釁垂謂儀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
而遣使人母乃有失歟儀對曰魏氏世據北方綿歷年
祀子孫立功中原晉人王我代地燕代興國由來久矣
與國而行人將命其間於故事無失且燕若不能以親
仁善鄰而命使臣乃欲以兵威相加此乃本朝將帥之
事非臣之所知也垂壯其對而禮之儀還報曰燕未可
圖垂死乃可帝問其故儀曰垂年已邁其子寶懦而無
斷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匹鷹將內起我姑待之
帝以為然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
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
五原至稒陽塞外均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
原儀躡據湖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居多遷尚書
令從圍中山尋遷都鄴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
中山平後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

詔議守尚書令以鎮之遷近畿附雲徵議以丞相入輔
又從征高車議別從西北砂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
賜以綿布綿牛馬羊等儀簒力絕人弓力將十石時陳
留王虔稍大稱異於世相傳云衛王弓桓王稍上谷侯
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皆言儀有不世之略道
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甫是矜
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伏士
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遂聞召疑事發踰牆告狀帝
秘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云當有逆臣伏尸流
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
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
五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
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纂好音樂愛按政以賄成太
武殺其親嬖二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
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
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
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鴈
飛鳴於上帝命左右發之幹以二

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各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尋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每抄掠州界前後牧守多羈縻之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酋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以一死囚參其間禎先發數矢皆中以次命左右射無不破的次至囚囚不能中禎即命斬之

曰服技畏威相視股慄又禎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實諸界上禎對蠻酋偽與羣臣騰天曰風氣少惡會有紗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許里即命騎追掩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此輩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相率投附者三十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命曰歸義坊初豫州土豪胡立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立生嘗有犯因圖爲不軌詐向城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向代因與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禎勸禎速掩立生

并諸豫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負我但爲立生誑誤
耳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
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立生譎誑之罪而
立生單騎遁去禎怒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卒贈侍中
儀同三司謚曰簡公有八子簒五子瑞母尹氏生而有
異因命之曰瑞字天賜位至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僉
第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出詐
紹詐與相附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
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謚曰簡子求襲求舅道子位下大

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
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不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
集圖籍家書多於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
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
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絶
之觚率左右馳還爲垂子寶所執垂待之甚厚因留心
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親重之道武之討
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

山發普驎家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首高霸程同等斬之
皆夷五族乃葬觚追謚奏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
觚
常山王遵喜時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
佐命勳賜爵洛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數百邀其
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
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幽
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
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
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其渠率徙
千餘家以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
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
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
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
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
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甍益曰康
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悉可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
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

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翼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突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豐陽子卒于中軍都將羊陪斤襲爵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毀中郎孝文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駭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兄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擅威柄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書諮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其家納賄元义故卹典優越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齊神武之黨以資付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孝武重其彊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授儀同三司加開府甍謚曰平昭羊紹字醜倫少聰

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彊禦宣武詔令檢趙脩獄
紹以脩佞幸即杖殺之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
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罹哀帝之謗帝以
其言正不之罪焉及甘貴嬪薨陵王懷拜紹賀曰阿翁皇家
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加過紹曰猶恨戮之稍晚耳卒
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
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太和四年病篤
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於都門之外卒謚曰宣子
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爲
伏從駕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
陟字景升位開府儀同三司陟弟順字敬叔有能名孝
武於洛陽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縣百步外
命工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
并賜金帛以旌之從帝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孝武
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別室泣涕謂
周文曰廣平雖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
因宣國諱上南岳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刺史又
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卒子偉字猷道有清才大

統十六年封南鄭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録書檄文言皆偉所
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麒麟殿刊正經籍建
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武帝親戎東
討偉遂爲齊所
史位大將軍卒
庾信贈其詩云
重如此盛第
史在官貪虐
平性温柔好
不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爲辭人所
子壽與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
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
於帝詔尚書崔
楚掠令其自誣
第中兵參軍薛
因踰牆出赴
秉嘗以公事杖
而出遂至河東
譖帝亦更無所
大辭命帝注可
免駙馬檢覆
州取他寡婦
脩義將車十乘運麥經廿六所禁之旁秉
之及顯有寵爲御史中丞奏秉謙謗朝
脩義以大木函盛秉於麥其上載之
脩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
廷罪至不敬後
臣脩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
帝極飲無所覺悟重委秉前事劇之
帝既大醉書字皆半不然當時見者皆

知非帝本心然憚顯等無敢申救及行刑日顯自往視之秉命筆自誌墓曰洛陽男子姓元名顯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顯謂其子曰可置紙筆吾棺中我將訟顯於地下君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當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懲未幾宣武崩顯尋被殺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正疏理秉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最字幹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等益生少立子毗字休弼孝武之在潛邸每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侍卧內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東或言與神武決戰或言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固請西入及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毗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千戶唯毗一品千五百戶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綽嗣忠弟德封河東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惲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嶷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嶷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

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
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
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悝爭暉字景襲少沈
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
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但居北宣
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責田宅
不安其居暉乃請閒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
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
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

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
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
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
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
鐵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
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
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車之日連車載物
發信都至湯陰閒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
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

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
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
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三事其一
言御史之職務在得賢不拘階秩冗久於事責其成功
其二請嚴勑邊將不得妄收降附輒遣援接以啓釁隙
其三欲檢括河北逃散戶口毋令損耗不已帝納之暉
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以類相從
名爲科録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
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鼓吹二十人
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
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妹爲神武
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尚書事位特
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禄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
與諸元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齊武成時位將作
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孝文初置司州
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欲使贊治畿甸故賜名曰贊
詔贊乘步輦入殿門加太子太師遷左僕射孝文遷洛

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事後帝每南伐輒執贊手寄以大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仍進封晉陽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後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子七人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以政在爾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莊之難季海棄以在洛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亮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亮父在關中禁錮之其母屢訴凍餓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亮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啟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爲公隋文帝受禪召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爲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民詣闕上表請留上嗟嘆久之累年亮以疾篤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于官謚曰宣

陳留王虔紘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
破黜弗部後衛哀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右翼寶敗垂憤
恚自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陣戰沒虔姿氣魁傑武力
絕倫每以稍細短乃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鈐於刃下
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
嘗以矰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
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而射之一箭殺二三
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
及爲偏將嘗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
前者及無窮鞏固悲歎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
謚陳留桓王配享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外和內狠
道武嘗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
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
車晏駕吾止避舅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髮壽爲內
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
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遷事譴逃亡投鴈門規收
豪禁欲圖不軌爲主人所執送帝怒而不罪明元即位
引悅入侍悅言於帝曰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

類者冀以激變因而爲亂又懷其私忿云鷹門人多詐可并誅之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爲大逆衛將軍叔孫俊見其舉動有異竊視其懷有刀執之遂賜死悅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并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當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父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景王子建襲以罪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州刺史琛子翌爲尚書左僕射翌子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有美名周文禮之命與諸子游處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奉使突厥可汗悅之遣其名王隨暉貢獻方物拜儀同三司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漑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

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禄少卿肅等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建第嫡子祚字龍壽初建以罪失王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執不許聽祚襲公卒於河北刺史節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顗性嚴重少言道武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顗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于代顗爲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於道武易于以子故忽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其坐顗不知其代已也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爲所侮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何邪遂搏而殺之以狀聞道武壯之萬言累以訴乃詔顗輸贖顗歸罪有司道武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人推草車方軌而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子琛襲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踈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柏肆之敗軍人有立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而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徙留宮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灤水爲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毗陵王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黄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眞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意烈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道武以拔干宗親不忘父惡委之心腹有計略屢効忠勤明元踐阼除渤海太守吏民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靈公子受洛孫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位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入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黄門侍郎綏慰冀部還言冀土寬廣界云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

其後遂立滄州如洪超所言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意
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長子粟龍襲太武時
督諸軍屯漠南後征和龍以功進爵為王薨粟穆渾少
善弓馬太武嘉之及為都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
免徙長社為人所害干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
寃起乘輿前令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兕
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
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
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
古辰襲
窻咄昭成崩後拓洛以其年長遍從長安苻堅禮之教
以書學堅國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
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窻咄遂遷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
左右干桓等謀應之有聞者預其謀以告帝帝慮
騷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
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
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

容垂漫亡奔窻咄安同開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
驎將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紉俱還達牛
川窻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還於商人豪宇至暮得
入空井乃免仍奔賀驎軍傳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滐干
滐干陰懷異端乃爲窻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
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
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告衆知賀驎軍近乃稍定
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窻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詣
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illegible]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
高柳窻咄窮逼望旗奔走遂爲僕屠殺之帝悉收其衆
賀驎還歸中山

道武七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可
王紹文王夫人生平陽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
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
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孚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悖好劫剥行人
斫射犬豕以爲笑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倒懸於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嘗以義方訓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而入帝驚起求弓刀不及遂暴崩明日宮門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比面紹從門棄閒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宮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擁衛燧於安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歸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明元明元遂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闍宦宮人為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嘗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

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恒六年薨
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
封淮南王鎮虎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
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
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贈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
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爲荆州刺
史州居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
其弟均時在荆州爲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以三月三
日遊戲汚水測均輒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
還本戍吳人感之其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望實頗損
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
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
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
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
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法壽等法僧
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
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
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义以驕恣故恐禍及己將

謀爲逆時領士十書員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文武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遁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爲太尉仍立爲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仍徵爲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景隆初封丹楊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人誘召之許奉爲主景仲將應之爲巴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死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十一封曜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頴川王遣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王累遷統萬鎮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平原忠果有智要爲秦州刺史善於

綏撫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擒孝舍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祆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擒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

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生子顯溥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忽遂自落髮為沙門餘不答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父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

終之後令顯襲鑒因鑒乃受鑒字紹達沈重少言寡和好士為齊州刺中入時革變之始鑒到官遵孝文之旨採齊俗之舊軌制略然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故妻子納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長大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適其意獄以賄成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多飢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全鄰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清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至表梁郡太

守程靈虬殘虐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鑒
薨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爵位東郡太守
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貲既於財營與和爭地遣奴客歐和
垂死至是和誣天恩盜殺賊交通父子兄弟一時俱戮田
宅金寶皆沒縣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义之
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部人曰我冤一州亦應可得念此
小人痛入痛髓故乞共報夙昔此後更不希富貴
識者知其必設於此頗而果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
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處文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
元悼傷之屢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
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
之日射兎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
蒲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
涼土更蒲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薨子飛龍飛後賜名

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
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優寵除宗正卿詔曰
朕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
其封遷左光祿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秘器孝文總衰臨
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簒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
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為後繼字世仁襲封江
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所殺人女為婦妾又以
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繼子乂先納靈太后
妹太后臨朝復繼本封復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
繼自孝文時已歷顯要及丹入居心腹轉台司既而
頻表遜位復轉太保未幾轉太傅侍中皆如故乂時執
生殺之權繼拜受之日賀者傾朝有識為之致懼後除
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鄜夏西道
諸軍事率諸將西討就德興出師之日車駕臨餞百官
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啓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
晚更貪婪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招納賄貨以相付
託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徵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法

官以父故不敢糾擿天下患之父以物議不止遂黜繼
驥於家初爾朱榮之為直寢數以名馬奉父父接以恩
恣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
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事錄尚書事丞相如故
謚曰武烈父字伯鴈小字夜父靈太后以父妹夫除通
直郎父妻封新平君後遷鴈翊君拜女侍中父累加侍
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為靈太后所信委
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父遂令通直
郎宋準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 丘懌懌坐禁止後
窮按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父
恐懌終為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令主食中黃門
胡度胡定列辭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
中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
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父於含章殿後父命宗士及直
齋執懌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當懌大逆臺
臣畏父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明其不然父騰持公卿
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矯為靈太后辭讓詔父遂與太
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嘗直禁中明帝呼為姨夫父勸之

無愧帝後徙居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其出入常令武士持刀劒以相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廢下施木欄檻時或止息其間置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復作別室禁中掌握之實充牣其內其始專政也猶矯情待物及廿六得志遽自驕慢耽酒好色諸姑姊妹朋淫無別嘗卧婦人於食舉以帊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無敢言者政以賄成官由賂進朝綱解弛州鎮多非其人天下由是亂矣又自知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其從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盟欲令爲亂冀朝廷以己爲將往伐因相與表裏可以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還州與洪業買馬太后自劉騰死後防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游留連他宅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帝順太后欲削髮事又乃止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叛靈太后數以爲言又深悔愧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又而甚憚

太后與帝游洛水遂幸雍第定圖义之計後雍從帝
太后乃進言义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
何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义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
爲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义雖去兵權然總任
内外不慮廢黜時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訒伏
景皆惡义景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嬪云义欲害之嬪
泣訴於帝云义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义
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
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梁及元法僧之叛樹自梁遣

公卿百僚書暴义過惡言义上本名夜叉羅寧貝名羅刹
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
此二災惡未盈泉不息不飲勝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
等此名表能噬物日露父矣始信斯言义爲遠近所惡
宜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义昔邀朕索鐵
公卿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
父計與否陛下音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憾無
窮之幾有人告义及其舅子爪謀反先遣元洪業率六鎮
反定洲又令勾慕陽諸蠻侵擾伊闕义兄弟爲內

慈惠有日矣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义及榮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义子舒祕書郎义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數奏辭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數陳義理兼之以謙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以風流醞藉爲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妥然之及就講肆受遂引京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十三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頻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麗踈蘇威恢悏元胄元晏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若註獨高頻上初然之及頻得罪上以善爲頻游說深

望之善憂懼先意消渴於是病頭而卒父弟羅字仲
鉉父兄貴盛而虛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父喜政羅
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罷州入爲宗正卿父死羅通其妻時
賓客從游青士織之或云其赦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
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遷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
郡王及侯景僭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
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作相遣人求羅遂得還除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卿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後從南
入關羅子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爲固道郡公羅年爽字
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
曰懿爽年蠻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頴州事坐不爲
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
大誅元氏孝昭后蠻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
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年爪字景嶷位給事中與兄乂同
被誅繼年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
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得意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
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乂執權尤不

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七子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不安定殤王彌關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關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恒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禿髮傉檀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丕綏懷初附民悉向化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高麗遣送之高麗不從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慮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按龍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未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以問日者董道秀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使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

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
禄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豐之至不亦
宜乎
定安王彌泰恒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恒七年封範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
之地乃拜範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
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範寬猛息役與民休息
百姓賴之後劉絜之亂範閉門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
子良太武未有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
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刺史入爲內
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恒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
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
西略至木根上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
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
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
又討破禿髮保周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後降沮渠無諱
薨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

濮陽王閻著謀爲不軌事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恒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恒七年封少善騎射多材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亂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五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并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陵王建閻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猶兒眞彪頭龍頭並關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

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後鎮袍罕羌戎敬服改封
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
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荷襲爵拜
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
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典都曹事後改
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爵為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
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貞外郎頻免冠請解所居官
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
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
雍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
少有才學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
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
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
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
皂白太多不善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

琳琅未若濟南備舍其亡歟娑制閑給仕發流靡琅邪王
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嘗暮郊廟歌詞時
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歟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
紹與歟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
嘗自比荀文若可名歟以取定體相倫之美歟求復本
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歟
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
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宜中尉之任恐非所堪歟遂
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
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行臺
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歟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
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歟意為人建孫稱歟風神閑儁
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歟於樂游園因設宴樂歟
聞聲歔欷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
旨稱魏為偽唯歟表啓嘗云魏臨淮云梁武體歟雅性
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阼歟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
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歟留歟
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歟性至孝自經

違留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六司馬隸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毋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戩表諫以爲漢祖創業秉旨衛有太卜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命意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製冠雖祭用殷士而權冕帝堂昆季之興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之家祚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而景帝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后稟德坤元優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廷無敢言者唯戩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故太上南頓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朕承文穆皇帝下武遂主神器與高光異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

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
帝別廟有闕倫序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
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
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
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稱祫豈不得同室乎且
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
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太祖禰一廟豈
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
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甚明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
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誕城王爲孝宣帝哉又面諫曰
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觀載籍未有其事帝不從
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秦輿之式哉上表
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自皇
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
又不納爾朱榮死除哉司徒公及爾朱兆入洛陽至出東
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歐薨孝武帝
永熙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文穆哉美風
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

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
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孝孝友少有時譽襲
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
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友明於政理嘗奏
表曰今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鄰百家
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賢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
蠹食此之爲弊又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
二史庶事煩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
百家爲於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
計見管之户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
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又言
古諸侯一取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
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
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
丰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
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倒娶后族故無嫗
媵習以爲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婦人多辛
生逢今世在家則父母教之以姤既嫁則姑姊勸之以

忌以制夫爲婦德以專寵爲婦功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妒淫之非興斯實有關於風教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辜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今冒申妻妾之數非惟上合禮經亦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於無窮也詔行有司議多不同又言今人生爲皂隸葬擬五侯盛飾

祭儀崇壯丘隴鄰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累魚爲山山有林木鸞鳳斯存暴殄天物無益於理請自兹以後如婚葬踰制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平以法自守甚有聲稱然性無骨鯁承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進例降爵封臨湝縣公拜光禄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第孚字壽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進的人物恨吾

徙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宣者
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姬賢女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
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及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
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
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
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江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
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
乞以特牛產羊餉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
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
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
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
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病恙將多憂愁致
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
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
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
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
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不拘近利雖戎狄
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

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〳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曷以徃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郴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滅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進昔成謀略依舊畧借其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必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蒸反今北鎮諸將舊寮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隆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欲處分割配諸州鎮遠近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富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利思盜防彼肅此少卒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云配州內徙未必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

阿那瓌衆號三十萬法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敬禮阿那瓌遂自南還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辜下廷尉丞高謙之奏孚辱命虧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被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禮爲録事參軍榮欲

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口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罪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鄭爲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

量校合否論者滯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勅並見施用往
歲六軍入洛我馬入馳所有樂器十六垂盡臣至太樂
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栒簴
六架東北架編黃鐘之磬右十四雖器名黃鐘而聲實夷
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
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
四簴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
禮鼃氏職辨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
損除煩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
位懸設月聲既備隨月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
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
于時縉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太傅録尚書
事長孫承業妙解音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爲
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
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
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懽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
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
埒埒餘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

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問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録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踈狠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爭嘉少沈敏喜慍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大不相類也又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每坊發三正復丁以充兹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

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
拜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
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
加汲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
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宣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
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字智
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
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受納賄賂私家有馬千匹
者必取百匹以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
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illegible]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
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
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
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
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文明
皇后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
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優除當時人物忻
慕爲之及太和初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士人悉
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

爲伍鎮驅但爲虜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
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皆便爲清途所隔
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亡胡鄉乃峻邊兵之格
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投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
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
輕唯厎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
方姦吏犯罪寃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
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又阿那瓌皆恩縱
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旬而還邊人見
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事聞求改鎮
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禹關戍主率下
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
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雙輪不反臣崇與
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
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
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及東西部勑
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
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復上

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
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
還深專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
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
與行臺六鎮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
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
瀛三州就食深謂鎮將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是
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
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求還京師令左
衛將軍楊津代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
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計賊失利杲使劉蠡
其事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
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
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徵深相憾
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徵銜深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
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
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以討脩禮徵因奏靈
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

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勅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
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深乃具言前後爲徽
所構非一及今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
非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
勅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
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
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
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亦得展其忠力太后不
聽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情連營轉拂日行十里
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嘗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
人毛普賢榮嘗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使人
喻之普賢乃有降意深又使録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
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
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遂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
王融融戰敗於白牛邏深復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
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
謐等六七人與之盟約危難之際共相拯恤謐反疑深
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於津遣謐討深深與左右走達博

陵郡界逢賊游騎仍不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
新自立內惡之乃害
深府佐宋游道
妻子深
為之訴理妻子乃得釋孝莊世追
復王爵贈司徒公諡
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
莊初襲封孝靜初累
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入為侍中後為司州
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
啓超拜太尉公薨贈
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諡曰文獻
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
游道後乃私耽出為冀州竊攜而去游道大致紛紜乃

二紫光湛父所寵
陪葬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
兩非之湛弟謹尚
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
伏法湛子法輪紫
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
復其爵
南安王余眞君三年
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
中常侍宗愛矯皇太
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
為永平余自以非次
而立厚遺群下取悅於衆為長夜
之飲聲樂不絕旬月
之間怒幣蕩空釐尤好弋獵出入無
度邊方告難余不恤
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

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知愛爲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景穆十二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表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毋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哀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仁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毋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

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六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詩龔袭爵孝文後賜名順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太和中此討蠕蠕詔徵赴京勛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枝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待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左僕射陸敷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土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順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雍州刺史

又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順為主順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亂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順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責之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傳療之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舉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

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愼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之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入關拜鴻臚卿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後遂絶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爾朱以融爲直閤將軍及爾朱兆入洛融逃入閭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衍兼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性吝遇客甚薄嘗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關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

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孝字季業早慧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戲謔好酒愛士紳申歸之賓客滿座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率子贇

嗣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太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安衛將軍初太興遇奇疾醫言不可爲遂日供諸沙門冀以愈病他日齋罷庭空有一沙門方至二云馬餘食太興戲之曰蔬茹俱盡獨有酒肉耳命取酒一斗羊一臠薦之沙門欻然曰固所欲也引滿大嚼無餘既出侍人徹器而所

獻酒肉故具在太興驚噩遽命左右追之四向無所見
乃於佛前乞願曰向者天人肉眼不辨若此疾遂已當
舍王爵入道已而所患灑然遂表請爲僧章十餘上乃
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下髮施
帛二千疋既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于昂字伯暉龔昂子悰字魏慶龔孝靜時累遷太尉
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詔贈假黃鉞太傅
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
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昂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謂然每向
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
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
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
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
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
景既失妻子乃娶故爾朱天光妻也列氏也列氏本倡
也有美色仲景惑之後數歲故妻叔索紇氏自洛陽間
行詣仲景也列遂徙居別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

之仲景寵情逾至謀殺一婢蒙其屍而葬焉潛匿也列
僻處人無知者叔袁紇所生三子濟鍾奉皆以宗室早
歷清官仲景以也列尚在終爲妻子漏言乃謀殺叔袁
紇以滅口叔袁紇知之欲先害也列也列謂其從奴曰
誠使叔袁紇殺我必投我圊溷中汚穢我儻告宇文丞
相冀或不死就令不理首慫猶埋我好地得骨肉親收
爾爲我告之奴遂告於周文依奏詔答仲景一百
免官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白勇死而逐之仲景猶
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旣而
仲景仍通焉周文以其歷仕有令名且杖策隨駕乃奏
復官爵令叔袁紇與也列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
仲景後復多內亂就州賜死仲景弟退字叔照孝莊初
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退據州
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是秦人屢
爲反覆退盡誅之有著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
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爲臺符請諸
豪等云欲加賞及至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
入孝靜時位侍中録尚書事贈太師子沖襲無子國

絶太興第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
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
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
沙門法慶爲妖幻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
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
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
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
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
於袁粲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
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明帝詔以靈太后
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
等斬法慶傳首京師共黨戮於都市初遥大功告先帝皆
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
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
也尊也四世而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
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
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蜀郡記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
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帝所以變諸事條爲此別

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
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
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二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
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慇懃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
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
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
十數人而已在漢親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別土而封謂
之王子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山河稱之曰公者蓋惡
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天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
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剖秩祿賦復給衣
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內外限異同也
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
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葬朝廷猶在過密之中
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
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議遞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
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
以山川表求改名並歷位太常帝御中書監侍中後於河
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穆

濟陰王小新戚和平二年封顯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得賊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贓貨賜死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用于氏親寵橫奪弼王爵授同母兄子誕弼於是謝絕人事託疾還第宣武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崇高山以宂爲堂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业秉許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

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自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及變節涉獵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文襄銜之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噉一日二斗二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君王遊秦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

也無所交游晝常閉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録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能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繫求沈甘昇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遷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卒謚曰文侯孁等偃位太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孁坐貪污賜死爵除詔以讓偃正妃子立爲嫡孫特聽紹封襲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人有牛馬驟驢無不見奪奴隸悉逼良人爲婦若沙門爲誕採藥還見誕問外議云何對曰唯言王貪穢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在州家未得三十錢詎得此謗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訐奪王爵偃字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禄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

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別遣將據諸險要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遂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掠平民七百餘人以爲俘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民患之其妻崔氏誕男麗出死囚及徒流罪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多行殘虐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濫刑非一又多殺道人

寧有之乎對曰臣在冀州所殺道人二百許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壑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乎麗脫冠謝卒謚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禽法僧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遏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

尚書胡莫寒簡西部勅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勅勒詐降雲信之勅勒遂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暹字萬壽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暹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徒於合浦暹兄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治所脩義乃移治東城爲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例合先叙上黨郡缺居遂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惟事貨賄授官大小並

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在
右牽曳之呂大聲呼曰有賊在人問居曰白晝公庭賊
何許來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盜天子名器私貨於人
而多收其直非賊乎豈必入市攫金而後為贓也脩義
失色居行罵而去後欲邀駕論脩義罪左僕射蕭寶夤
喻止之三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
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
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
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為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
空諡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
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諡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
刺史仕周為小家宰江陵初官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為
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
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
文都留守帝遇害文都與達達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署
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
軍攝右翊將軍魯國公既
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
學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

擁兵至彭城所在響應文和諷侗遣使通於李密以拒
侗及密請効命因授密官爵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
充文都懷奏入殿或以生
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
寇侗見兵勢盛遣將軍楊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
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
閔默出至興教門世充公
弟矩字孝正西魏時襲
左右亂斫之諸子並見害則
開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

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
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
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
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
少家宰位柱國賜爵滎陽
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矩
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
矩次第雅字孝方有文武
字文之心路人所見顛
乃止後周文為兄子晉公
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
為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
王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
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
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
安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
開皇中歷左右領軍將

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字孝整幼有成
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三古事諸兄諸兄議欲
別居讓衮泣諫不從家素富多
金寶讓一無所受脫身而
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
州刺史從章孝寬平尉遲
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
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
有商人遇劫疑同宿者所爲
執以詣州讓察其色寃而
辭正即舍之商人詣闕訟讓
受金縱賊文帝遣使窮治
使者簿責讓讓引咎無異辭
使者將讓詣京師坐免官
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
曰誣讓曰臣受委一州不
能息盜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誣不付法司旋即放免罪二
也不顧形迹至令爲物所疑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
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及
良善受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
即位拜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
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欲
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
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

堂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
武帝汎舟天泉池令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
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
衣冠應有常式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帝曰
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襲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
王第五子臣後之臣字建扶性畏介有氣節孝文器之
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臣弼朕躬今可改名爲臣以
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寺部多皆始

有寵百僚微憚之帝嘗於山陵還詔臣陪乘又命皆登
車皓褒褒將上臣諫帝推之令下皆恨臣失色當時壯
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臣既忤皆懼爲所害廉
慎自脩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
中正臣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
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
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請賜三藩王妻亦從妃例詔從之
後除度支尚書臣表引樂陵章武王例求紹洛侯封詔
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

於高肇宗室傾禪唯臣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常言當與此詣闕論肇罪惡然後自殺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聲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臣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憲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完律刊鐘皆向成訖表求觀試詔太常卿臣[illegible]迎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繆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制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

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衷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
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折中無
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
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斗角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
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僞言
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尊競無復彝序匡更表
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已阿黨劉芳遍紀臣事望勢雷同
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爲移
人徒日實使鑪籍之士聳氣望端懷道之夫結舌鉗次
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
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
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倫頗之手臣
必則足內朝抱璞人外賢器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
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
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黑心隨從不關一
言見芳成事方此語計芳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

應相亞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臣
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
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
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
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光朝
之尺臣既比之與權相合臣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
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雖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
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臣
不在於芳何以言之今芳先被力[illegible]造鋪銓律管簽儀參是

大[illegible]新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案芳尺度而芳
[illegible]二[illegible]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得時譽及獻文欲
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
相傳父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曰願陛下深思任
城言帝竟傳位於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
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言於帝曰夷狄之馬未嘗識虎
頭楯誠令居前彼馬見之必大辟易因以大衆乘之蔑
不破矣帝從之遂大敗蠕蠕獲其酋帥後仇池氐反又
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
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成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

方之心百姓追戀送遺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州人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恩德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抑豪彊劫盜大息州民頌德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鬚髯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懸鐘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疋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懾於彊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垂古典實合權宜帝方謀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華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

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曾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叙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帝令宗室各賦詩言志特命澄爲七言聯韻與相賡酬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謀遷洛外不南討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王諶命龜卜易其兆遇革澄曰易言革者更也湯武革夏周之命故得之爲言陛下既帝有天下卜征而云革命豈得言邪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駕還宮即召澄澄至未及升階帝

遥謂之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late懼衆人競言汭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崇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戍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我之子房也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代開曉百司澄至宣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譬之衆皆悦服還報會帝於滑臺帝大喜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

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夢一老公拜立路左稱晉侍中稔紹奉迎神器卑懼如有所求何邪澄曰陛下經商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稔紹豈延祖以不得齒録於三仁之列故託諸夢寐冀一慰藉其忠精義魄耳帝感悟即命有司求紹兆域遣使甲祭焉辨明帝廢弑自立其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内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懸瓠帝以疾篤還京初帝之營洛也其宫室有清徽堂流化渠洗煩池觀德殿凝閑堂茅茨堂有步元游凱等廬及是還宫引澄及王公侍臣宴樂其間帝每經一堂一殿輒舉名繹義以示公卿澄亦旁壁言遠引求暢上旨帝大悦命黄門侍郎

崔光郭祚通直郎郎中鄭羲崔休等賦詩羣臣既辭帝復命
澄與諸王夜飲極醉而罷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
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
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
即禽泰窮其黨與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罪人皆
得具狀表聞帝覽表大悅曰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皐
陶斷獄豈能過此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
能辦此也車駕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
帝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

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祖帛助軍詔受
其半帝時銳意改定冠服其後幸鄴見城中車上婦人
猶有冠帽而着小襦者以責澄澄曰著者固少帝怒曰
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而喪邦其是之謂歟又曰王
者不降佐於簡授而令任城讎若尚書任
城其當佐朕翼天下綱維邪但署事而已澄曰臣實
署事帝曰若爾只一公矣何必令僕爲哉澄拜
謝不已帝怒少解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從征鍾離帝崩
豫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慈告尚書令王肅還孔

思達潛通於齊澄信之數歌謌輒著土開咸陽北海二
王奏澄擅禁等朝免官謁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
封叔孫敖之墓毀孫文子之廟表請脩復詔三宗之學開
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謀以開寶當為
東揚州刺史據重城陳伯之為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
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
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比民分部諸將信道據之澄總
勒大衆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
暴長澄狼狽引歸壽春士四千餘人有司奏奪開府
降二階澄類表解州帝不許尋鎮北大將軍定州刺
史到州明黜陟賞罰之法蠲除百姓橫調表請公地以
賦無業貧人民間布帛不任衣者亦不聽造境內大治
澄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士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
時高肇專政猜忌賢戚澄常恐不全乃率意麤糞以示
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事出倉卒高肇擁
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踈斥然朝望所屬領
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衆心欣賴尋
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

詁各一卷欲以勸誡太后又奏時務所宜振舉者十條
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興立學校以
明黜陟之法三曰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
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
陟以旌賞罰六曰逃戶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
聽即住七曰邊兵逃亡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
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家
毋得復徵租調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
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民有事暫可
赴戰常成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議多異同時
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
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
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
兵斯實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太后善之復以朝議
不同而止尋以疾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
彌輕奏求重鎮將之選嚴邊防之備朝廷不以為意其
後北虜入寇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如澄所慮
澄又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動衆請

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疋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
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傳清河王懌
表駁其事因寢不行澄當宮無所回避嘗奏司州牧高
陽王臣雍掠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專
虐無君罪至不敬請付廷尉朝野憚之又奏毀田授受
之制八條甚有條貫皆有益於政治者而卒不見施用
西域噘達波斯諸國各因入貢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
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勑付
廐以成君子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
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
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
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畢世之尤吹毛
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
求疵誠非聖朝盛德之事靈太后納之而止後遷司徒
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苟差殊不同情偽自露然後繩
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政無大小皆引澄參預神龜元年
詔加文侍中貂蟬澄諫曰高祖世宗朝皆有文侍中宦
末聞其有同外侍中之飾江南僞晉穆后有女尚書而

加貂璫此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何足爲法且婦人而服
男子之服化陰爲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三絕劉裕因
以篡代禮容舉措風化之本不可不慎請依常儀追還
前詔從之時太后於京師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外州復
各造五級浮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兼曲赦
左右日有數千百姓疲弊帑藏虛竭至削奪百官祿力以
給之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之故爲內外
所敬憚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
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

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
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
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
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乂專權而彝趍於附
託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
刺史謚曰文彝庶長兄順寧字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
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
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
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豈由生玉

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寡
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吐詠虛室宣
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謇權重
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嘗懷刺詣肇門者以其年少云
坐有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
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
慷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
及去肇加禮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
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頓有
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
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
謝謁順拜表而已初不詣义义謂順曰卿何得耶不見
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翰叔父宜以至公
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
論得失順嘗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
刺史順謂义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請假都督爲國屏
捍义心疑順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
所裁順曰叔父既生殺任已自言天壓應在我躬何得

復有朝廷之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
居內每懷鬱悒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
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
患不入正恐入而後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
佳崇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其一家十喪皆爲青旒
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
妹之故不伏元又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就德輿
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
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
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
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
太后頗事粧飾數出游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
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緣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
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
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
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

倫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為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游園徽紇侍側順指紇謂太后曰此人魏之宰輔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抗聲止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太后默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戶以封順為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為

蒼蠅賦以見風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愧謝順曰卿高門子弟而為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嘗與王洛誠同傳以此慶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為之震動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弊故以問吏吏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嗤蹇流湯遽令易之時參軍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頗煩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

投之於地雍大怒睞爽至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
衆辱順順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
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
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髮俱張仰視屋極憤氣奔湧
長歎不言者久之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
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闕冗省吏何容塵玷廷尉
清班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
也雍曰宰相黜陟百寮顧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
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順但知殿下錄尚書未
聞有別旨令參選事殿下必如是順當隨事奏聞雍理
屈遂遜辭呼順入室與飲不敢復言暉事順之方毅不
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
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
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
陵卒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以附身止有書數千
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
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
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勑侍中元社曰宗室喪亡

非一不可盡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賜絹百匹餘不得為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莊帝在藩順夢黑雲從西北來直觸東南日月俱破衆星散落天地斗闇有頃雲却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見者云此長樂王日也尋見莊帝入自閶闔門登太極殿殿下衆星百官象也以事推之得無北虜亂京邑害二宮戚

百僚之事乎彭城王有功德於天下分夢其兒為帝積善必報恐或然矣但惜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耳我時卜槐樹下槐字之文從木從鬼鬼與鬼竹復解寇晁寧能不死乎然死後乃得三公贈耳已而皆如其占順嘗讀帝錄二七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机文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妹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位光

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休於嵩爲叔父未及卒哭嵩便游田帝聞而大怒詔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伏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頻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于宮內既平顯達回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遺之宣武即位出爲揚州刺史威名大震後并妻穆氏爲著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第二子世儁襲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孝莊時遷吏部尚書爾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都督守河橋及兆至世儁隔岸遙拜即勑所領艘迎兆度河京師破殘時論疾之尤爲爾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晉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諡曰躁戾

南安王禎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

州刺史禎性忠謹事母孝篤學不倦嘗晝夢人毀異常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識之曰公孝行既著令問復彰然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禎不能遵奉乃聚斂肆情孝文以禎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預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太和二十年遷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禎以五月至鄴上日暴風大雨凍死者數十人是歲鄴中旱禎禱于羣祀鄴舊有石虎廟禎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以鞭罰既而不雨遂鞭像一百未幾疽發背薨謚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禎坐知而不告追奪封爵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梁州刺史帝南伐為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吏部尚書以前後電功進爵恒山正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將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

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樊鵬英高戰功詔復其封及爲陳
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嘗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
既而梁入寇馳小詔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
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梁將二十五人及虜
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
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
書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
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拒詔
師行既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

之初理在必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并可謂天
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暌淹便生
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遂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
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
退士衆沒者十五六英至揚州遣使請罪送所授節及
衣冠詔蠲章綬等詔以付典者司奏英經筭失圖案劾
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
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
郢州中從事督崇祖潛引梁寧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

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人曰早生
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弈苟兒率衆守
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爲所劫宣武詔英使持節都
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時帝以都督邢
巒頻破旱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拜請軍帝不
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
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
一關則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
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
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
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輜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
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名
然性輕躁浮動英深慮其非保家之主欲立第四子略
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意之增
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以七月上官其日大風
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
又有蛆生于其屋心忌之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

昵及劉騰元乂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自州起兵討之
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荊魏郡太守李
孝怡所執并其妻子乂遣盧同斬之於鄴傳首京師熙
妃于氏前知其必敗苦諫不從自舉事哭泣不絕聲至
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述志意不遂時人憐之
先是任城王澄之未薨也熙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
死後二百餘日君亦不免謂予不信試望任城家共居
既毀之矣熙寤中顧瞻任城第四壁間落無完堵高覺
而惡之以告所親既而任城薨熙亦尋敗皆如夢云始
熙兄弟每從事征伐在軍貪暴或同迎降逐北至有斬
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
忠未決意害之由熙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寃及熙之
禍識者以爲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諡曰文莊

王熙弟略字僧興位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行自託
故人河內司馬始寶始寶爲薪筏夜與略俱度盟津詣
上黨屯留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欣而納之略舊識

刁雙時為河西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以略為大都督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之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勑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武備禮遣之刁雙時為九祿大夫帝詔雙境首開勞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皆設祖讌者迎之近郊六司馬始寘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後為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城陽王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具臣而已爾朱榮略之始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徒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鄯善鎮將在鎮貪暴為有司所糾逮免卒莊帝初以爾朱榮

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爭疊宇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爾朱榮死世隆等推疊爲主年號建明尋爲世隆所廢節閔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蒐謚康王子鸞襲鸞淳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頻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等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復還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佛道繕起佛寺大爲百姓之擾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蒐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明帝嘉而不罪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鄰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民涕泣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慶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爲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

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書生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爲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然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申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頗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徐紇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諧陰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曉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通及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录尚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也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何內懼爾朱榮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詔徽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壻徽性佞媚苦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大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爾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妒不欲人居

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至於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采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南山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仍怖徽云官捕將至令避它所使人於路邀害之送屍於爾朱兆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

考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禪國除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為夏州刺史以貪愎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

悠情聚斂爲中尉糾罸川肖除宮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
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爲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
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瀛定二州
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
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脩禮而
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尋以
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諡莊武子景慈
襲景慈卒朗即後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崇陵王諡曰康無子獻
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改名
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
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諡密王子景略襲
位幽州刺史薨諡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列辭大官斷獄有稱
孝文南伐領大司馬休嚴而執法六軍肅然及定都洛
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
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
使醫藥相望於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

錫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平禮謚曰靖王詔
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乘進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
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
爽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州舊吝李潤堡爽表移
於馮翊古城詔從之爽善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
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爾
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
薨謚曰懿子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幹略過人周閔帝
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
將軍平原郡公豪州總管法令明肅盜賊屏迹部內大
清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破尉遲迥於
武陟又與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老寬孝寬爲亮所薄景山
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
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陷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
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
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平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
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
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歲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

總管諡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燮等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嘗囊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奬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奸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文成五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illegible]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獻文六王

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王長樂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廷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頗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訴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詣闕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諡曰厲子詮字搜賢龍褒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

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
國變在北州鎮戚疑朝廷有變遣使觀銓動靜詮具以
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討愉平之
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又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
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
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諂誣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
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
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謚第斌之字子爽性險無
行與鑒同反敗逐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
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
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曰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
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仲和襲十九年薨將大斂
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
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
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
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

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居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贈悼王

燕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簡乃至盜竊求乞侍婢卒不能禁薨謚靈王

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孝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推子太安為後太安於若為從父非相後之

義廢之以齊郡王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愎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爲事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餘總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還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柔玄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寬仁雅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臣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大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博士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

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哉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徐州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禮別義註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圖乃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孫長孺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六王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緯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作成之孝文以諸父與三都職謂禧曰卑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宜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誡勖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後禧朝京師詔以妊尉卿李沖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户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自河南王幹以下皆取望族賢淑者配之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立碑頌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户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音一從正字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議降黜先是帝嘗與僕射李沖論語音事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曰若如卿言將見伊洛之間復成被髮之俗卿此論實負社稷

罪合萬死沖免冠謝良久乃已至是帝復追向所責沖者以厲羣臣且曰朕見婦女之照仍爲夾領小袖意詔書不可用乎禧對曰陛下光宅中華移風易俗皆由臣等不能率先以致愚夫愚婦屢格明詔無所遜刑帝曰若朕言非卿等當抗辭廷論何乃入則順旨出則異辭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甚隆然亦知其貪鄙每加切戒而終不能改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爲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

猶欲遠有簡聘以慈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朕比纏疴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宜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李伯尚等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少緩自旦達晡計不決而罷是日帝息於芝山假寐浮圖陰下直寢郎荷承祖薛魏孫皆預禧謀欲乘便害帝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癩魏孫遂止帝亦尋寤有武衛王楊集始者知其事

馳告變禧未知事露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僚帥
劉小荀奉啓云檢行田牧遂宿於洪池其夜將士所在
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盡散唯兼防閤尹龍武獨
從禧渡洛水至柏塢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鐐格龍
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豹斷水漿侍中崔
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
逆氣言於禧玄象示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
而已至是果如所言禧臨盡與諸妹公主等訣以一二
愛妾爲託公主哭且罵之曰兄正坐多取此輩貪逐財

物致有今日何用見囑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絶其
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賚
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匹
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
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踢霜與露洛水湛湛
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
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
內太守陸琇家琇初與通情旣聞禧敗乃殺之通弟冀
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曄

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譙子並聽附屬籍後復
襚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季
妃所出也翼容貌甚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為咸
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冀二州刺史鎮
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年樹字秀和一家
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年十五奔梁
梁武尤器之封為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覦
邊服爾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榮梁
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櫟子鸞為行
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
鸞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南歸子鸞
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為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
不許送洛陽置景明寺樹在洛見嵩山雲南向未嘗不
引領歎欷其始發梁也取愛姬王兒金指環以為別其
後密以寄姬示必還之意為人所告賜死未幾杜德暴
得狂疾云元樹擊我如此者不絕聲遂死李昭奉使秦
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得請於帝俟卿至隴然後相取
昭覺而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鸞尋亦為達

野拔所害孝靜時樹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父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瞱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憿狠酗酒無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兄悖性與身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恐汝亦不免此號當時聞者遂號爲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累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凡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云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汝腰脊雖偉無善可聞我昔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苟活而已豈望榮禄汝何肆其猜忌在原之義邪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禄厚位尊會求滋甚賣獄鬻官不

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
冀州刺史復專聚歛每百姓納賦除當例先責絹五匹
然後爲受性好佃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雜兎春秋捕魚
蟹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舜天保
初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澗王位大將軍孝文
驚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
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賁平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

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
王除都督冀州刺史詔以李憲爲司馬虞
之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
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
斬盜馬人於津過重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切責
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省舁左右
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遂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
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帝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

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
謚曰靈陪葬長陵子謚襲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
悖禮慝常詔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後在母喪聽聲樂爲
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謚性暴
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甘六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
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
願等五人各二百後數日召近州人夫閉門內外嚴
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城中兇懼衆
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以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
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崢馳馹喻之城人既見
崢至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
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歐其妃免官後除都官
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爲御史所
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謚贈假
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與伯性平和位都官尚
書爾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晉陽帝以問諶諶爭
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
君忘之乎諶曰天下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

恐元謹謹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
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然大怒欲罪謹其從弟世
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慄謹顏色自若居數日帝與
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
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必去河洛而就晉陽也
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遷都議革永安元年
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謹本年長應襲王封爲其父
靈王愛其弟謚以爲世子故也莊帝詔復謹趙郡王歷
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
懿謹無它才識歷位雖重時人畧之謚弟譚頗彊立少
爲宗室所推敬卒於秦州刺史文譚弟讜貪暴無禮位太
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
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
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
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更戍臺恍還
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等留守代都並加
使持節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

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方應關朕聽輒輕發殊為躁也後考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栗曰卿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勤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

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
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
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鄣盡皆削奪
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騎常
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通墮致使王言遺滯起
居不脩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
夫李彥曰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
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第帝復引
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

博見多知若求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皐不免面
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
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車駕南伐除羽開府青州刺史
詔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誡與宣武即
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為司空許
之羽先淫負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日
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為
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
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傳

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
太傅録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
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
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
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
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産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
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慤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
兒之淺深然觀其任眞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

潁川王斌説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
諸王用聲名高於州刺史帝誡曰爲
牧之道亦貴而行故曰易其簡不正
雖令不從故
留心政事

加
太保領太尉
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
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剔
許營國子監學寺給雍吾之領軍干忠權專恣

部祈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
勃朝有大事皆詣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
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
兵州刺史雍表曰忠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
又詔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
遂不聽忠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
又不得衣綾錦繡止於縵繒而
已改則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
而忠少貌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
詔雍書事朝晡奏訖明帝覽政訖雍門
仍坐勅令特
位丞相又詔依
又拜伏之禮總攝內外
禹石伎侍盈房榮寵之盛
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爲妃
及遺雍書令入閤訖曰鵝肖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
太后寢其書
寒冷望示勞難之久乃聽許還昌已後踈棄崔氏僅給衣食
而已未幾暴薨或云雍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

相國益文穆雍識懍短長
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
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伯昌頗有時譽位太常
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諡曰文子斌襲斌
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
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天保初準例降爵爲高陽縣公
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
賜死
彭城王勰字彥和幼而嶷

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真年獻文崩
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
吉慶孝文大奇之壯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
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
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幷金墉
城顧見堂後梧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
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梧竹所
能降也帝善其言嘗侍內宴帝命羣臣賦詩勰既應制
帝爲改一字賞之曰中令之作雖經雕刓猶是玉之本

體不見其爲疵也從幸代都經上黨銅鞮山勰去帝十
許步帝指道間松命勰賦詩二云比至吾閒當就勰應口
而成帝大喜後頻表解侍中不允詔贈勰所生母潘氏
爲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
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
臣聞兼親踈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
之於後陳思求而不亢愚臣不請而得豈今古云殊實
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息吾與汝以
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歎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
從容謂羣臣曰言多和季豫等年在沖蒙早登顯授紱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發我一解喪服自審義我解淫踈
抑而不許頃因醉坐脫爾言從故留朝政遂親傳說御
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下親奉
音旨可謂千載一時者也從征西北除使持節都督南
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親勒大衆時有二大
鳥自南方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以爲
祥言之於帝帝戲之曰鳥之異威豈獨中宦之異各厭亦
分其一爾明日果大破崔景等帝令勰爲露布

既就殊類帝文見者咸謂御筆及豫州帝之家人書與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九族汝親則宸極官則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有國賢徐謇言言歸洛陽勰急召至在所泣淳祈請悲感左右乃密為壇於汝水之濵用周公故事為帝請命帝疾稍瘳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僚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以勰功為最最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帝仍不豫至馬圈疾甚謂勰曰霍子孟以異姓受託汝既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殞肱之力但臣出入唯諾侍膳無虧時要此乃周旦遘逃成王疑惑之日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厥榮辭綏吾百歲後當聽其遂沖抱之性也帝崩于行宮祕遏

喪事勰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舉喪於安車中勰等視疾進膳可決外奏如常時既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斂襯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勑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

彦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冀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侍醫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率無纖介之過勰上謚議協時釐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天緯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勑欲遂其雅

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薛法詹等數人勰傾意禮之常參謀議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作貞慈澤請後仁駕振旅然後反跡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太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肓詔不許乃於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允時咸陽王禧驕矜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臺中輔勸帝遵遺教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烈深以爲忽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攬政時[illegible]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手敕[illegible]禧詳等弓見帝謂勰曰須南北務殺不容御遂沖操眠何敢久違先勅今遂叔父高蹈之志勰等拜謝詔爲勰造宅務

從簡素以遂其心勰知見讒作蠅賦以自喻帝以勰爲
太師勰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於勰崇宗不入之禮
勰不得已應命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
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
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
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賓歸仰又加侍中勰敦
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
卷名曰要略上之尚書令高肇性兇慢其兄女入爲夫
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大憾之初
勰嘗往其舅潘僧固家僧固之參逆謀勰實使之
見逼在其黨中至是肇慮言僧固之參逆謀勰實使之
勰國郎中令魏偃前訪閻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
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
訪暉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偃祖珍爲證帝信
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
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與
妯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橋牛傷心惡之宴於禁中夜
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

見至尊死無恨也珍因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鐶築之勰乃飲武士就殉之向晨以襁裹尸與歸其第云過醉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鞏枉害忠良如使天道有靈汝亦行當如我及鞏誅復於此室論者知有報應焉勰既有功於國無罪見害舉朝喪氣行道士女莫不掩泣景明報德二寺千餘僧鳴鍾將齋聞勰薨皆嗟痛不食飲水而薨帝爲舉哀東堂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鸞輅九旒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謚保定大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公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雍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

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以韶寄所親榮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遇盜幾見害賴仲明兄子僧副拒賊脫之於難次值一老嫗匿之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音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賢多愛林泉脩築宅華而不侈文宣嘗剃韶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言我以城爲嬪御識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日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疆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矛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割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

魚世哲從爭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
黃頭獨乚己自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勰
爭三子子攸是爲孝莊帝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
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
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
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
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許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
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攬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

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
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昌泰風雷電拔其庭
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攬政詳聞彭城王
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
至是乃居之識者以天威如此知其必不終詳既以季
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
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
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讐嗷然妃宋王
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

遂從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妍詳既素
附於皓又緣謠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
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
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
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
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
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
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
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婦市作活也至此貴寵業盛

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益驕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
時詳在南掌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濫及茹皓劉
胄常季賢陳嬎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命虎
賁百人圍守詳等夜中慮其驚懼奔逸遣左右郭翼開
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見高見翼頓首號
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
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
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
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從就

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
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皇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
黨輩欲攻劫出之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
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
令害之詳自至太府寺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
後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
悉令奔赴賻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謡言高事
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何共高麗婢姦
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快詳情及兩脛百
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
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撻之又杖其妃劉數十云
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憚而不檢校夫壻劉笑而
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而死罪無定名遠近
歎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顯襲顯
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
名後賊帥宿勤明遠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等州乃復
顯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豳華
之圍後薰賓等大敗於平涼顯亦奔還京師武泰初

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爾朱榮入洛推立莊帝授顯
太傅顯以葛榮南侵爾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
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主假之兵將
令眞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稱號
孝基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顯所禽莊帝
北幸顯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顯以數千之衆轉戰屢
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
所授頗懷驕忿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
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

望莊帝與爾朱榮還師討顯顯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
敗被禽顯自轘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初顯入
洛其日暴風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
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顯必無成假服究冕不過六十
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
驚奔觸北宮鐵柱一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
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顯
竿項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顯入洛成敗未分
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顯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

都帝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六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慶后生慶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
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
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恍未封早
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當
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
七月癸丑立爲皇太子及謁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
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貴不輕汝當尋名求
義以順吾旨二十一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
止禮儀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
師蒙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
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爲爲子之情山陵在彼汝
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
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讀書體貌肥大深忌
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

恂甚衔之孝文幸嵩嶽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愧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義絕親親之亂乃廢為庶人置國家大禍脫待我無怨有司永嘉之何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

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猶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 尉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歲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曰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尚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付洛會赦遂不窮具本末賈尚出繫累疾數日死初帝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文幼待年長先為聘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

恂甚衔之寻文幸當獄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
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
帝聞之駭懊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
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
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
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
而謝帝曰古人有言義或親親小節今日不滅乃是
國家大禍脫待我無後患有何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
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
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
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 賜恂酒詣河陽賜恂死
時年十五歲歛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
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
彪付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未賈尚出繫累疾數日死初
帝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文幼待年長先為聘彭
城劉長文榮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

高謂郭祥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如何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紹留愛諸弟愉每寺當直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寵州還京欲進貴之元右中郎將趙郡李時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歐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干勁以后父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愉寵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禕僧祖滎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

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爭廣平王懷頗相誇尚
競豪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
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非親要勢劣二爭潛懷
愧恨頗見言色又以章妾屢被顿辱內外離抑及在州
謀逆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
云高肇篡殺主上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
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宣武詔尚書
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乃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
李及四子數十騎出諸軍追執以送平詔徵赴
京師中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尊僧必攜李氏置其私
帳雖鎖繫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
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以見至尊於
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時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
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見殺後靈太后令愉四
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
年寶月第寶炬是爲文帝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與彭城王勰
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

則方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宣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京兆王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肇因愉之逋又譖殺彭城王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因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illegible]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聞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孔明以爲妄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所[illegible]

相僭越云王於減膳録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脩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自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宣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嶷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使於城西南治療百姓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

之科禮絶妖譌之禁皆所以大明君正防遏姦邪昔在
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煽惑當時論者所行與今不
異遂能眩誘生人卒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
角之由也昔新垣嬰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斃於顯戮
此事可爲至鑒靈太后深納之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
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亦竭力匡輔以天下爲
已任領軍元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
每欲黜之爲义所疾义嘗入通直郎宋淮等希义旨告
懌謀反禁懌門下詵問左右及朝貴無驗乃釋焉懌以

忠前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進
志焉正光元年七月义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幽
太后於後宮因懌於門下省懌誣伏遂害之時年三十
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
及歸聞懌之喪爲之罷面者數百人神龜三年追封范
陽王謚曰文獻以禮加葬後更追復爲河間王子亶襲

亶子善見是爲孝靜帝
廣平王懷太和二十一年封累遷驃騎大將軍孝明即
位拜司空尋進太保領司徒二年薨謚曰文穆長子誨

孝昌二年封范陽王第三子脩是爲孝武帝

汝南王悅景明四年封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熙平二年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干悅教服松术之劑冀以得仙悅惑之輕與出外採藥暴露原野遂斷酒肉粱稻唯啖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忽妃妾動加撞撻悅嘗野宿靈太后勑檢問其妃引入窮悅事故妃病被牀榻靈太后大怒太后因令白拏諸王及三藩正妃病百日上者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撞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元义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义盡其私佞之情义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曰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悅仍呼河兒親自拊循尋遷太保出爲徐州刺史至州乃爲大劉碓置於州門云有盜者即斬其腕竅偷懼其無常能行異事爲之暫息孝昌二年復領太尉及爾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年號更興節

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覘侵逼及齊神武誅爾朱
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
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
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
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潁與父奔
梁卒於江左

皇子恍年七歲景明元年薨葬并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
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岡

李延壽曰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周文天縱寬仁性
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
踐阼無替前緒明武繼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
已遷枝葉攸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宗室傳第七十